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監生臣陳煜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刑法二

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一首

為吳王請罪表一首　論潘炎表一首

論御史臺誣謗表一首　河南府論被謗表一首

執奏裴景仙獄表　玄宗　李朝隱時為大理卿

臣某言伏見武强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至五千疋事發逃走奉勑令集衆殺㓰伏以景仙緣乞取犯贓罪不至死又其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勲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舊唐書作有兄弟皆被誅夷惟景仙獨存今

見承嗣據贓未當死坐雖（唐書作準）犯猶入請條十世宥賢功實宜録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顧寛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勲不棄平典斯允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臣伏以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之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疋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為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

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兎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恒又仙曾祖寂草昧忠節定爲元勲位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枉被破家諸子各陷唐書作犯非辜惟仙子然猶在且又承嫡繼封主祀若寂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况應敕决杖乃有犯配流近發德音並唐書作普標殊澤杖者旣聽減數流者仍許給程天下顒顒孰不幸甚瞻彼

四海已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恒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於法則國典有常率土幸甚幸甚制景仙决杖一百流嶺南惡處

論夷州刺史楊濬决杖表開元二十四年

裴耀卿

臣某言臣伏見夷州刺史楊濬犯贓處死勑决六十配流者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品舊唐書作庶類死罪之責不欲尸諸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寃人曠古已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為全生免死誠為至化

有恥且格為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為刺史縣令與諸吏稍別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本部長官即合終身致敬决杖者五刑之末品施於秩扑徒隷之間官蔭稍高即免鞭撻今决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法至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所恥況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辱頓挫（唐書作屈挫拘執）人或哀矜（唐書作憐）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長勸風俗之意又雜犯死法（唐書作罪）本

無杖刑奏報三覆然後行決今非時不覆決杖便發儻獄或未盡又暑熱不耐杖唐書無杖字因杖或死即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𨚫夭其命又恐非聖心唐書作明寛宥之意臣前後頻在州縣或緣雜犯決人每大暑盛夏之時決杖多死秋冬已後至有全者伏望凡刺史縣令於本部決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是杖刑並乞停減即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也臣無任

論刑法不便表　李彭年

臣聞明王之理人也設法立制不私喜怒與天下共之忠臣之事主也竭誠盡節不顧榮辱欲天下利之故得上下同心法令明一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此盖刑措太平之道也今陛下作人父母勤憂庶政從諫不咈居安慮危臣所以敢進逆耳之言忘忤旨之罪伏願陛下少垂照察幸甚臣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竊見紫微主書趙誨為取蕃人末河利刀子並文書特敕處盡趙誨受贓罪不

枉法又異監臨貪以敗官事雖挂網議而定罪國有常條若必責之以極典假有罪重倣此者陛下復何以加之於法乎臣又聞政之所興事資賞罰賞罰必信人心乃安輕重或虧手足無措陛下若以借趙誨之命勵貪吏之心以臣之愚又將未盡疑夫法存畫一不啓二門者蓋示人以信也先敎後罰寧僭無濫者不陷人以罪也若有犯必死則非薄刑之意同罪異罰又非畫一之道何必殺之示信臣非愛人命也惜陛下之法也昔者

渭橋驚馬空見罰金高廟盜環惟聞棄市漢幾刑措職此之由釋之之言可以為喻伏惟陛下少留意焉抑臣聞之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及也殺氣方深嚴刑在近一物失所聖心不安臣忝諍臣不敢不奏又典律所制輕重各殊笞杖是輕徒死是重爰自近日此道便乖凡所決因倒多非命此乃徒刑有必生之理杖刑為致死之條既紊國經有傷和氣又凡曰造偽倒是死囚伏準條格先決一首既要之以斬罪何更

加以杖刑臣雖至愚猶将不可凡百達識孰謂其宜又周禮論刑刺之典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陛下若以臣所言非可用則願陛下訊以羣吏詢諸宰臣擇善而行國之利也夫古之人臣干救危犯者非一人也然遇主榮達者萬無一也一作馬其遭咎羅一作罹禍者不可勝數以此觀之豈臣之利也誠為主也伏惟陛下深察之臣識謝中庸才非上達猥以承乏叨居諫官既無涓埃之効實多尸素之責謹獻愚直輕觸威嚴

儻益萬分甘之九死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臣伏見詔書內外官取受一疋以上枓本罪外放歸田里五疋以上仍於犯處便附貫者臣聞國之大禮必存其故不易其宜循其教不易其俗故禮曰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此則百代常行之道也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此又三等用刑之意也然設三槐九棘之吏入鈞金束矢之條蓋

又慎之至也故祥刑則死者不恨而生者不怨怨恨不生則災害不作災害不作則太平之理也以堯舜之聖猶曰惟刑恤哉以成康之賢故稱明德慎罰為政之道可不慎歟自周室浸微穆王荒耄作五刑之屬立三千之條度時而用所謂刑亂者也春秋之時王道浸壞征伐交起教化不行子產鑄書見疵於叔向荀寅設法獲毀於仲尼偷薄之政自是滋矣秦至始皇專任刑罰赭衣塞路姦邪並生囹圄成市天下愁苦劉項一呼土崩

尾解降自魏晉至于陳隋歷代興亡莫不因此故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誠哉是言也當今天下有道庶政惟和四方無虞萬邦從政正可勝殘去殺道德齊禮大革前非淳風一變令乃下明勑峻刑書深非元元之望也夫刑罰者御人以威法令者示人以信若成而數變則人之心不安嚴而必行則獄訟滋起先王所言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懼民之有爭心也伏惟陛下取鑒前典率由舊章國用常

刑俯收嚴典則政經有序德洽人心萬姓咸曰大哉王心兹用不犯於有司矣且臣聞寬者仁也政者正也上正其道下必從之陛下居無為之時行不嚴之化則如風偃草日用而不知豈待威之以深刑而欲革之以貪性苟縱免而無恥亦何益於政哉臣又聞之至刑無所用至政無所理故楊泉物理論曰姦與天地俱生自然之氣也人主以政御人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令法雖大設犯者逾多臣愚以為持政之急老子曰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此蓋急刑非止姦之意伏願陛下深思之臣識見近淺才非匡濟謬忝列侍泰齒諍臣敢不竭誠以速官謗儻裨政化雖死猶生

請替李邕死表　玄宗　孔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舊唐書作用後篇作舉）能舉（唐書作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後篇作奮）不避死見危致（後篇唐書作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唐書作愛）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

後篇唐書作誅陳平棄後篇唐書作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後篇唐書作土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後篇唐書作并西戎齊不覇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唐書作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後篇作持勢言出禍應唐書作則禍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損後篇作殞然則二字後篇作即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二字後篇作國也前宋璟每辱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贓醜敗厥行且斯人所然

(唐書作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患(唐書作賑恵)積而能(唐書作便)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唐書作若)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輚(唐書作朽賤庸夫)無取(後篇作用)徒獸視禽息(後篇唐書作獸息禽視)雖生何為況賢為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

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欵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後篇唐書作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縫腋（後篇唐書作掖）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後篇唐書作想）林父之功使臣得明（後篇作瞑）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劔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唐書作照）臣之心昔吳楚

七國叛周（唐書作國）亞夫得劇孟以為（二字後篇作則）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後篇唐書作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此表六百七十四卷重出題作救李邕書内或節畧今已削去

為夫謝罪表　李邕妻温氏

妾温氏言邕効職不謹狀涉貪狼逼迫图圄獲罪以聞誠宜不待刑書便當殞滅然事有所隱恐負明時天聞敻遠號訴不敢倉卒之際分從嚴誅豈謂天鑒仁明邕得生竄荒外再造之幸上答何階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薄竊時譽疾惡如讐任拾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忝

憲府効武三思之罪坐此為累不容于衆柬邪佞者切齒攻文章者側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見闕庭何啻十載歲時凝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東岳大禮告成法駕西旋路遵近境邕奉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澤曲垂恩私屬沐邕當再躍何以為心懇至夙誠冀遂申効妄聞正直見用邪佞生憂邕之禍端自此為始且邕比任外官竟無一議天顏暫顧罪則旋生諺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伏惟陛下明察此言妄之

徽軀萬死無恨死罪死罪邕初蒙勘當即便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孤直援寡邪黨相趨窘急至深實不堪忍氣微息奄惟命唐書作吏是聽遺邕手書事生吏口貸百姓蠶糧唐書作種抑稱枉法市羅以進令作贓私吏以為能守此加罪當時匭使朝堂潛皆守捉號天訴地誰肯為聞嚴命將行恭往奔逐泣血去國没唐書作投骨炎荒長任欽州示以無用顧邕充一卒之用効力明時膏塗朔邊骨糞沙壤使得身死王事成邕夙心妄則碎首粉身萬

死為足妾夫婦義重當見其志不避罪責冒死上聞儻
天光垂照即當殞滅妾之榮幸實荷再生謹奉表投延
恩匭

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 肅宗 邵說

臣某言臣聞郤宛之死罪由無極申侯之戮譖起濤塗
惡直醜正其來自遠伏見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工部尚
書安思順并弟羽林軍大將軍兼太僕卿元貞等竭心
聖代宣力先朝或任重疆埸或寄深環列刈單于之壘

殿天子之邦播筭竹帛圖形文素既稱名將實為勲臣
哥舒翰與之不叶因謀陷害云共祿山通應兄弟盡誅
二字一作盡受誅夷冤痛之心歿而猶在安祿山牧羊小醜本實
姓康遠自北番來投中夏思順亡父波主哀其孤賤收
在門闌比至成立假之姓氏及祿山擁旄薊北思順授
鉞朔方雖則兄弟而情非黨與祿山未反之日思順屢
已陳聞朝廷百僚無不委悉豈意姦人罔上成此盜憎
生為盡節之臣死為銜冤之鬼趙母以先請免坐思順

以變告覆宗死而有知飲恨何極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紹休帝圖蕩定妖氛肅清寰海軫納隍之念深解網之仁陷賊衣冠咸蒙齒列豈令思順兄弟獨隔恩私忠義之臣所為流涕此臣所以特祈昭洗昧死上聞但雪此一家必萬方感惠何則逝者抱屈尚蒙見申則存者謀安故無寃濫雖有不賓之俗將聞風而悅服蓄疑之將當委質而來朝豈惟天下歸仁實亦幽明欽德無任懇願之至

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 肅宗

賈至 至德中

臣某言伏見宰臣奉宣聖旨將軍王去榮擅打殺富平縣令杜徽其罪將合寘殊死緣新收陜郡防遏要人特宜免死削除在身官爵白身配陜郡展効者臣等既忝職司主在行下伏以聖人誅暴亂定王業必先明新唐書作示法令崇禮義於是百姓戮力賢愚悅隨是以漢祖之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其則然後能戡定秦

項而帝天下今陛下將欲清雲雨之屯掃攙搶之寇不自約其法恐異漢祖向時之事將何以成功業哉謹按王去榮是富平縣百姓朔方偏裨無專殺之權有犯上之逆且擁（唐書作提）數千之衆不能整齊行列外攻强寇翻乃無狀挾怨內（唐書作私怨）殺縣尹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以生漸臣聞去榮善放抛石能守城邑曩者陜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之李光弼太原程千里上黨許兼（唐書作叔冀）

靈昌魯炅南陽賈賁雍丘張巡睢陽無去榮拋石之能未聞賊能下之也其糧不足者自拔矣何獨陜郡非去榮不可哉陛下若以拋石一能所犯上者復何止之若曰上答去榮而誅將來之犯者則是法令不一而招罪人也今惜一去榮之才而殺十倍去榮之才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亂逆之人也焉一作烏有逆於此順於彼亂富平而治陜郡悖於縣尹而不悖於君乎況今之律令太宗之律令也陛下不可惜小才而廢祖宗之法

也伏惟明主棄瑣瑣之能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師旅因茲整齊矣天下幸甚臣等不勝云云

為吳王請罪表代宗　于邵

臣祗言臣長男岵受國恩榮出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貽勦絕臣年過歲制識謝平人徒以宗親眛於名教罪因亢悖之子敢望全生之分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一自停務因茲杜門瞻闕庭而待命佇荒陬以投俾疑作畀頃者未明去就私喪心魂近

以獲奉刑名公聞信宿尚迴天鑒免肆市朝因其所流許以自決且身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於家屬遂使九泉之下猶荷全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微臣朽老無階上答縱塡溝壑雖死猶生無任感恩負德之至謹詣朝堂幷領男前梓州刺史某等束身請罪輕黷宸嚴兢惶無地

論潘炎表　德宗　前人

臣某言伏見今月一日制命以劉晏殊死之責連及前

禮部侍郎潘炎貶授禮州員外司馬天鑒孔明善惡懸別比諸子壻猶佐上藩凡所見聞莫不欣荷知德刑無頗而行於代也但臣比見潘炎為性貞純致身無過介然特立自為一時之選名不為晏稱官不由晏進自晏處權掌要未嘗以毫髮受遺未嘗以親戚請求頃自晏居外使而安禮致書疏知而寒温通意都不為之開緘凡此之類蓋非一二所以海內修崇名節者莫不歎伏以為古人之中罕有儔對自晏伏誅衆望炎免況二年

風疾手足拘攣氣息奄奄藥餌未復奉詔奔波即日登路籃輿卧載生死難圖臣愚識炎日久知炎至行伏恐麾一吉士為代所悲冒責上聞庶幾下逹儻蒙聖人迴聽恤以守道不回賜其殘生許歸田里免隨道殣俯叶羣心将勸清貞之士以勵貪浮之俗炎之幸也臣愚不識忌諱干犯湯鑊塵黷宸嚴陷身無地不勝知賢請命之至謹詣東上閤閤奉表陳列以聞

論御史臺誣謗表 德宗

齊暎

臣某言前月十七日八陵禮畢臣議以為不合不賀宰相御史臺罰臣一月俸至十九日宰相奉宣聖旨不須罰者臣以愚直守職造次執文憲司班列失儀委典書罰聖慈照鑒特恩釋放兢懼戰越不知所圖臣某中謝臣伏以昨者八陵之禮百王未行（一作明）特由陛下發於孝思成此盛典祉歸聖祚慶屬皇家惟當稱賀殿庭豈合推美臣下事關謟瀆禮近嬻疑臣忝職司豈敢苟且又詳郊廟之禮與臣愚見亦同但緣李汶性褊而剛不

敢對衆陳白所以入諂宰相冀其無跡而停豈圖智小
慮深竟以徇公招咎陛下察臣等守直免臣罰俸懲勸
斯在隕越何酬臣某中謝臣素庸虛叨蒙奬擢身則誠
為賤品官是陛下九卿臺司理在持綱臣則職當執禮
綱失是一時之誤禮失為經疑古所非書罰已擅臺威
放罰特闌一作聞聖造誠合各守職分上答恩私弘陛下
太和之仁示朝廷至公之道豈以蓄憤未洩求過轉深
數日已來衆情共悉臣昨一有十字自縁公事頻詣延英李

汶疑臣别有披陳遂欲曲生瑕釁責臣不賀宰相則上引班列失儀惡臣專守禮文則旁説河南殘破其牒已公行組織欲杜臣之口近聞又有譖説擬陷臣之身不敢縷有塵煩自當漸布行路臣孤立無援行公奉職惟聖明在上徹臣必不及寃但恐誣搆日深慈母亦當動聽臣今不避李汶之怒惟懼失人臣之和夙夜不寧憂惕成病若更請對轉恐生疑戰汗彷徨不知所處無任兢懼感恩之至

河南府論被謗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修身止謗君子之道尚口自理小人常情臣雖駑劣不才竊服師父之訓縱有謗讟未嘗辯明久必自孚庶無所愧況釋謗於己則必過於人棄讓違謙何醜之甚然命之所切不緣臣身伏以受陛下命官之初直自聖心所擇遽致遺闕上累皇明此臣不得不辯一也聞謗臣之詞以驚聽為務或云父子相食或云盜賊公行山谷之間已有結聚或云坊市之內亦至流亡

儻或上達天聽則貽憂聖慮又臣不得不辯二也臣某中謝臣伏以鄰近數州去年皆同水旱惟當府一境前年先有水災既已積憂又加再歉其間數縣人户頃者實多逃移據两税案所有未歸人户尚有一千五百已下有負獎任不勝憂惶自蒙陛下恩慈特發倉儲賑貸安業者無不懽忻逐食者漸以遷還幸災之人騰謗益甚致玆嬈怒實此根由葢緣臣自到任已來事有不幸曾正寃獄嘗奏貪官且獄是聖衷所明幽魂知感贓是

疫人之害踈網不容當官而行於臣何有今則熒章雖
舉衆怒遂深乃於道路郵亭造其飛語又於往來使客
揚此虛聲轉至沸騰布於遠近且謗臣者以去臣爲限
臣不去不休臣若尚安居謗亦滋甚向念時雨未降人
心易摇乞罷黴臣以安百姓今月十九日又得南市署
承張斌狀送留守牒市之意似欲慰人户詳其牓内之
詞却慮摇動愚下其牒云户口流散村落空虛恐依山
林變爲狂寇攘竊道路隔破往來者今地即王畿有事

尚令容啓人皆服化虛詞豈可牓陳敢言不利府司又恐惑於遠聽臣伏以俱承寄任責務和同今日故就皇城自取商議既至門首又不見臣臣憂懼轉深不敢不奏其市牓諸縣見擬移牒請其且收臣既昧通方輒陳事體兢懼戰越不知所裁今東都幸有臺省之官悉是朝廷所擇職為耳目身在都城固諳纖微望委勘察庶事責實甘待刑章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　宋　李昉等　編

諫畋獵遊宴

上諫獵表二首　諫馬射表一首

諫格猛獸表一首　諫畋獵表一首

諫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表一首

諫作乞寒胡戲表一首　諫安福門酺樂表一首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一首

諫停市犬馬表一首

諫不許突厥入仗馳射表一首

諫不夜飲表一首　諫内宴至夜表一首

上諫獵表高祖　褚亮

臣亮言臣聞堯皷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一作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理一作政廢寢憂民一作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軨一作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

唯一面翕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廻玉鑾而藉豐草引金陣而瀟平原盡心目之娛罻罝罘之樂發雕弓而迫狡兔飛勁矢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恒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强（一作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在（一作抗）左夏説居前卒然驚竄（一作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赴（一作起）林藪未塡坑谷駭屬車之後乗犯宮（一作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

慄陛下以至聖之姿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

臣叨逢明代一作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

天造冒陳丹懇上觸宸嚴伏增戰越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同前見六百九十四卷疏門　虞世南

諫馬射表太宗貞觀元年　孫伏伽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

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

則禁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為社稷生靈之大計耳古人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樂舊唐書作悅近臣此乃無急之乘危唐書作禁竊為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遵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祇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既為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

諫格猛獸表 太宗

魏 徵 貞觀十四年

臣徵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誡昔漢文臨灞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畤

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災今日撞亡秦之鐘英華作今接亡秦之鍾非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如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至之誠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不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貞觀政要作投荒野政要作村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羣僚黎庶則天下幸甚

諫畋獵表玄宗開元五年　呉兢

臣兢言伏見明制來年五月五日幸東都道路皆以陛下至長春宫及沙苑當有畋獵之事今東土耆艾闗河士女莫不欣躍舞忭翹望帝車延頸企踵所思者徳伏願陛下舉無失禮動則有章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愚臣以山陵始畢甫及逾年陛下縗服雖除心喪未已四海之内八音尚遏豈可遽將犬馬為娯鷹隼是務必或如此則恐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欲令萬方何所

取則況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之陛下既俯順當時之請唯行易月之制奈何更盤于遊畋以徇從禽之樂豈可謂明王之孝理天下乎而望德教加於百姓必不可得也昔魯侯觀魚于棠春秋尚列其戒陛下若既葬而獵後代豈不為刺且馳騖山澤之間經過林薄之下水谷之危未遠銜策之變不恒伏願陛下重慎防微須為社稷自愛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無欲而人自朴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由是觀之居上者必慎

所好愚臣職居侍問兼掌史筆竊以君舉必書位一作法在無隱既聞衆所流議實恐有玷聖猷區區之誠惟在於一作為此輒敢冒死上陳伏願留神省察恕此狂斐之罪云云

諫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表見六百九十三卷疏門

李綱

諫作乞寒胡戲表睿宗

韓朝宗

臣聞之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

此其為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實百代可知竊惟王公貴人國之藩翰凡所舉措須合彛典今之乞寒濫觴胡俗臣忝聽物議咸言非古作事不法無乃為戎伏願陛下三思籌其以道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行觀此戲且元良國本蒼生繫賴輕此馳驟能無蹔蹶况匈奴在邸實繁有徒刺殺竊發何限夷夏卒然奔呼掩襲邂逅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

惟陛下愛人活國憂勤庶政今所施為豈徒然矣豈不以玄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甲之災助太陰之氣臣誠愚瞽以為無益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未聞兆亂以來多福太戊修政而桑穀自萎景公善言而熒惑退舍彰善罰惡天之道也伏願去邪勿疑昭德以待豈區區末法而能定其休咎哉

諫安福門酺樂表睿宗先天二年　嚴　浚字挺之

臣浚言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

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盖以天下心為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喻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無相奪倫不致糜費一作獘且臣卜其晝史冊攸傳一作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羅伎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為一不可也譙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古一作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

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詐（一作猾）多徒儻有躍馬奔車厲聲（一作流言）駭吽一塵聽覽有軫（一作累）宸衷臣以為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北宮多暇西墉暫陟（一作臨）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儻令有司跛倚下人饑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況於遠乎聖情攸閑豈不懍然祇畏臣以為三不可也（一作四不可恐少一段）且元正首祚大禮頓先（一作頻光）百姓顒顒德咸（一作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

恩似薄於衆望酺即過於往年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稅呼嗟道路貨易家產損萬人之力勞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為四（一作五）不可也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況自去夏霖淫經冬（一作今）亢旱農乏收成市有騰貴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主明王忽於微細而成過患者多矣陛下豈可効之哉伏望晝盡娛（一作晝則歡娛）暮令休息惡斯（一作要令）兼夜恐無益於聖朝

惟陛下裁擇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　　倪若水

臣若水言臣伏以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飼舊唐書作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方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即鵁鶄鸂鶒曷足貴

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虞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
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
何求哉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草芥殘命常欲殺身以
効忠葵藿微心常願隳肝以報主瞻望闕庭敢布腹心
直言忤旨甘從鼎鑊

諫停市犬馬表 玄宗

張廷珪

臣廷珪言伏見發使及典傔等大齎繒錦將於石國和
市犬馬臣聞書曰犬馬非其土性弗畜珍禽奇獸不育

於國者故明王欲極於德忠臣願畢於議偕護於細行保於大猷兾無間然能致盡善也今以陛下之明何失不見以陛下之斷何欲不懲復禹順於走丸法尭易於迴掌誠可却走馬訓旅獒聖心通於兆人德言應於千里一感則法星退舍一解則亢陽出雲豈宜勞逺人玩異物有從禽之漸無恤下之先使明詔遐臨聖意昭布上非治唐諱國之要下匪即戎之功將恐新麥未穫舊穀已空飢饉薦臻邊荒速寇昭告則然上帝赫矣大君

無以解其倒懸續于請命邇不自給遠不能輸户口流離公私懷懼此臣之所以憂陛下順天之心從人之願省無益之用救必然之急先社稷後犬馬此天下之幸國家之福豈獨微臣哉無任竭忠竭誠之至謹録奏聞伏聽勑旨

諫不許突厥入仗馳射表 玄宗 呂 向

臣聞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朋（文粹作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

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既慴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頃（文粹作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叅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宸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目送神藝之百發恩旨（文粹作意）俱極誠無得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畧大過猶獨未敢取也雖聖旨豁達遇（文粹作與）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

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蹔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即殪玄兕墟幽土單于為醢穹廬為洿何塞過眥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有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廻兩曜之鑒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文粹自縱即以下節去却有悔將何及四字

諫不夜飲表太宗　褚遂良

臣遂良言臣聞三爵獻酬所以成禮七升為限謂之無度書之雅誥其慎在酒伏見去月二十七日為太子成

婚訖北門賜三品已上宴自日辰時連至三更疲勞聖躬尤非盛事有識者云云皆言非是昔孫權漢后酒敗其德昔陳完謂齊景公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白日傾酌是陶神情伏願陛下更無夜飲臣以虛薄拾遺是故不辭嚴誅輕敢聞奏謹陳庸淺不勝戰越

諫內宴至夜表一作論災異表　張說

臣聞上天示下災祥將以誘導人主先王仰觀休咎亦以順修政教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天人之際感通

必矣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月滿猶望應虧不虧今月十七日亦未少虧（集作月亦未虧）此易常之異也夫月者至陰之氣臣下之象當助天作明順期（一作時）盈缺若（一作今）過盛逾時盈縮乖度得非臣下之咎而上天之誡耶（一作也）伏願陛下深察熟思而預防之臣又見近日內宴夜深方罷小臣無識抑所未安王在在鎬（一作周王在鎬）凱（一作愷）樂飲酒此誠大樂（一作雅）之美也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蓋春秋之義也伏願陛下宴樂之餘（一作終）不及於夜臣

職忝補闕昧死陳愚謹言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諫寺觀佛像都邑（此卷英華所編失年代先後今正之）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表二首

諫多造寺觀及王主邸第表一首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表一首

諫開拓聖善寺表一首

諫營建中都表一首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表 武后

張廷珪 久視元年

臣廷珪言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為

人演說其福勝彼如律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冶之金以為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於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理亦明矣臣竊為陛下小之令陛下廣樹薰脩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着蓋有為之法不足髙也况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陛（一作階）或填川澗（一作或塞穴洞）通轉採斫碾（一作帳）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

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為之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傷一作殘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為之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郡一作州縣徵歛一作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民而不忍奪其產哉今陛下何以為之且邊朔未寧軍旅一作裝日給天下虛竭海

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一作則其福德若東南西北四維上下虚空不可思量矣何必憨憨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安一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尚一作上不以人廢言幸甚幸甚謹言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第二表中宗　　前人

臣某言臣奉勑河北道宣勞今發都下從白司馬坂所遇見轉運材木顧役人夫臣勘問檢校官左藏置監事馮道得狀奉今月八日勑於坂所脩營臣竊以天后朝僧懐義營剏大像并造天堂安置令王弘義李昭德等分道採斫大木虐用威勢鞭捶官寮鑿山填溪以夕繼晝傷殺丁匠不可勝言費散錢數動以億計其時百姓愁苦四海騷然皇天孔明實茲降鑒凡所營構並為災

火所焚懐義之徒相次伏法而死自此之後停寢十年
近者狡竪張易之昌宗昌儀等將欲潛圖大逆為國結
怨下人兼售私木以規官利遂又與僧萬壽等設計移
此坂營建令暨逆竪夷滅皇運中興陛下先發徳音頻
下明制除不急之務罷土木之功所以少監楊務廉遠
徙屏黜頒示天下凡在中外不勝忭躍若此像閣重復
脩營則與制書義殊乖越尚令二逆遺惡未除臣雖至
愚固知不可且窮土木之作竭倉庫之資將非崇樹勝

緣求諸福德者也今則興起營造採木作坂蠕動含生因緣致死每遇一日之内筭數尚不可知比及累歲而成譬喻豈復可一作能及廣殺而求福德所獲焉補所亡慈悲之理深未弘暢方今仲春作候當務農業臣今在路經過全未見人耕種訪聞咸稱乏絶苟求朝夕米糧此則百姓切急誠若倒懸矣陛下受天明命作民父母可不先鮮倒懸之切而方罄財竭力脩營不急之務乎特乞即日停造大像等仍量抽其錢賑濟窮乏如天恩

允臣等所請天下蒼生幸甚謹遮表奏聞伏聽勑旨

諫多造寺觀及王主邸第表見六百九十八卷疏門題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

辛替否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表睿宗

裴漼太極元年

臣某言臣謹案禮記春夏月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變一作災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及一作至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

哀矜之旨京一作兩都仍有寺觀之役一作作時旱之應寔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蠶妾饑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日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為念睿旨殷憂一作勤安國濟人防微慮遠伏願陛下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若

農業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饑寒之弊哉

諫開拓聖善寺表　宋務先

臣聞有國有家者以恤人為務節用為先故唐堯至化采椽不斵漢文深仁露臺罷構西方之聖道貴融心使下人不寧匹夫竊歎豈菩薩無相布施如來慈悲本旨哉陛下孝思罔極崇建明固（疑作因）土木之功莊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寺道場經行已足若開拓奪人

便利貪者有擠壑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幸非急切何至於斯況陽和發生播植伊始興役丁匠廢業農功一夫不耕必有饑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方為念何欲傷一物之心臣雖至愚猶有所惑方今西戎尚梗北虜未羈戰士老於邊亭役車屯於塞下甿戶流散府藏空虛卒然烽候興一面之虞水旱虐數州之地乘其不意何以禦之伏惟

陛下體唐堯父母之用心思菩薩如來之本意傷邊卒艱勤之弊察下人勞怨之聲董逋逃休役力實倉庫急農桑杜邪枉之門正尚恥之路諸不急務一切總停應須拓寺請俟農隙如此則國用克足黎元幸甚

諫營建中都表　韓覃

臣聞古者明王之制也史書過瞽誦詩公卿諫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而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者也陛下不以臣不肖

忝在學士敢不竭忠盡節有隱避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老氏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曩者帝氏稱制萬邦憂惶賓賴陛下神武克復社稷其初也賤珍寶禁奢華罷土功敦朴素革衆弊代天工垂拱無為削疑心闕虛靜追踪堯舜比德羲軒天下顒顒傾耳注目喜遇非常之主復在於今日矣康哉之歌復聞於黎庶矣柰何簡易未幾而又興建中都乎蓄於閑廐數倍乎溺於聲色無極乎躭於遊畋不節乎營為繕造衆多乎都邑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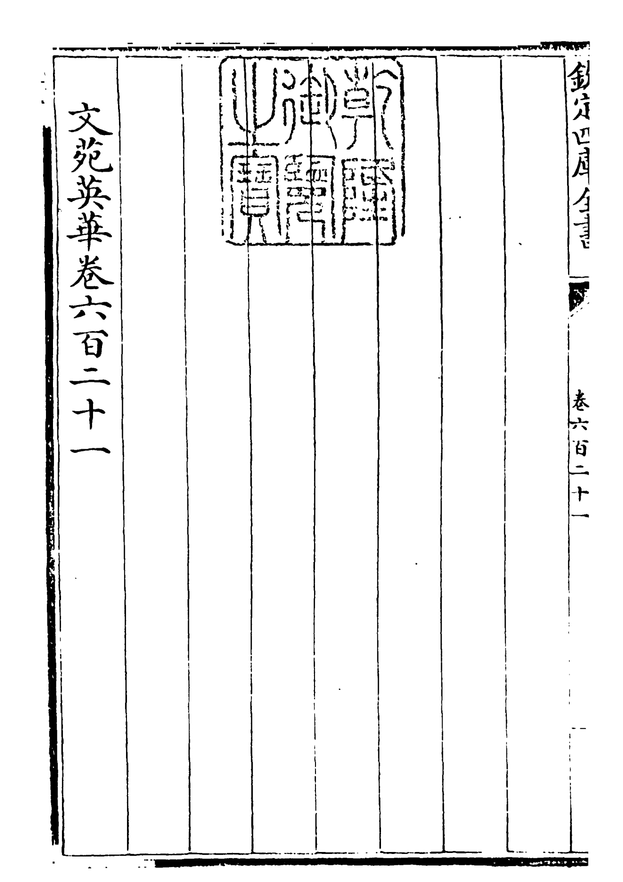
稅煩劇乎不省亡國之風因循覆車之軌天下失望四海驚嗟朝野心知而懼罪鉗口以斯統御天下豈所謂可久可大之業耶且自歷代之君皆欲建萬代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者也豈使子孫傾覆天下者哉子孫若覺所行必將敗亡則必恐懼不敢為之矣以亡國之主自謂必不亡也然後至於敗亡也存國之君恐懼必將亡也然後至於不亡也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言懼

亡獲堅固也管仲曰古之隳國家失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陸凱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惟陛下居安慮危在得圖失防患於無形之始慎禍於纖微之初念管仲之至言棄少樂而存社稷覽陸凱之篤論思樂人而彌長也禮記曰孟夏之月無有壞隳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昔魯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也犯天下

之大禁襄春秋之所諱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孝經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人乎今不恤庶人之擾而建都國不畏上天之怒而長戲豫棄安就危棄存就亡棄易就難棄約就奢而欲永有天下恐不可得也但恐頃年已來水旱不節天下虛竭兆庶困窮戶口逃散流離艱苦輦洛暴水所喪尤多江淮赤地饑餒者衆加以東北有不賓之寇西涼有喪失之軍干戈歲增疆埸騷動近又胡羯逆命儌發不寧料事度宜豈應更

建中都乎至若兩都雖舊制矣然而分守官衆多矣費耗用度尚以為損豈况更建中都乎夫河東者國之股肱郡也勁鋭强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十萬之戶將安投乎夫惟所造城闕爰及苑囿毁拆閭閻令其别創損壞冢墓令其改卜殷富者破其產業貧窶者莫知所從外廹威詔内懷湯火怨嗟之聲驚惶之擾盈于途路逺於鬼神老小狐惸茫然無計憂悲苦惱不可勝説此甚不可也且陋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造中

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都國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建深根固蔕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意之言息事德陽之殿魏主梀續咸之諫止造鄴都之宫臣職非其位言發微細然聖主不以人廢言不以微擯人矣臣愚誠願陛下發德音垂明詔深恤黎庶罷事中都則福履無疆天下幸甚謹言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錄監生臣蔡炎林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上封事

論時事表一首

直諫表一首

進封章表一首

上封事表一首

獻事表一首

論諫職表一首

論時事表唐高祖　李綱

臣綱言臣伏見武德五年之後四海初定陛下自負太平日就驕侈傷於酒德稍怠萬機專與幸臣旦夕遊宴所重唯聲樂所愛唯鷹犬叓夏進送道路不絕又斥辱功臣多所輕侮或發其微時細過或加捶撻於殿庭德澤漸虧下將疑懼而戚藩公主皆踰憲式嬪媛之家多違法度不加禁止頗有侵漁行路之間非無喧籍又皇

太子令及秦齊二教共詔勑並行唯計日之先後州郡之職無所的從授官分賞在意所欲不復論功伐簡才行矣加以每歲秋冬田遊無度王公妃主雜揉其間或時逢考選皆在原野至於歷時不返京邑畧無居人億兆失望陰懷歎息朝之綱紀漸以弛紊而陛下不悟政教日穨在内不許論事當朝略無諫者愚臣竊懷慄畏誠有危亡之慮臣不敢不盡言伏待刑憲

直諫表代宗　獨孤及

臣及言伏見陛下屢發德音招延獻納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忠謇者無不聽犯訐者無不容又辛丑唐書作壬辰詔書詔裴晃崔渙等十有三人並集賢殿侍制以備詢事考言之問此五帝之盛德也而臣以目睹生則幸矣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録其言進匭上封者大抵皆事寢不報書留不下但有容諫之名竟無聽諫之實遂死諫者稍稍自省引集作鉗口就列飽食偷安相招為禄仕此忠鯁之士所以竊歎而臣亦耻之也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如孔丘者況以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而陛下選授之精與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堯舜之比屋其中豈不有温故知新可使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乎陛下惟虚存其議令條奏不曠及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説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亦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多聞闕疑不耻下問聖人之心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誠以堯孔之心為心

日降清問啟其弘說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之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事天下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基可也況國體乎自師興不息十年矣百姓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舘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剡剥及膚長安城中白晝椎剽京兆尹不敢詰加以官亂職廢將惰卒暴百揆隳刺如紛麻沸粥百姓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天聽士

庶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皶骨可跂而待眠於焚薪之上其危如此陛下不以此時軫薄氷朽索之念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而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二月丁巳夜中星隕如雨昨者清明降霜三月苦熱寒暑氣候錯綜顛倒沴莫大焉豈下陵上替怨讟之氣熖以取之耶不然天意之丁寧告戒以此警陛下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而師友之黜棄貪佞不肖

而竊位者謟去天下所疾苦㢘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罔使宦官亂國政佞言敗厥度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天神感而地祇應反妖災以為嘉氣彼太戊桑穀宋景熒惑焉足為陛下道哉臣昨陳奏請減江淮山南等諸道等兵馬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妄許當施行然及今日未有需然之謟臣竊遲之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等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南泊海東至番

禺西至巴蜀萬里無鼠竊之盜已積歲矣而兵不為之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兵而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慮危用（唐書作以）備不虞自可於阸害（集作要）之地少置屯禦餘悉休之以其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賦之半陛下豈持（集作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兵卒（集作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臣竊惑焉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

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周易不俟終日之義歟伏惟圖其始而要其終天下幸甚臣無任懇款之至

進封章表　　　齊　暎

臣某言臣聞恩之重者非命可酬誠之切者無言以代但無以非命又無以可伸臣其中謝臣又聞君親之恩天地之理在臣所感異於常恩臣於廣德二年曾授徐州一尉既不赴任即同無官建中之初便荷聖澤自此累擢以至台司此臣所感異於常恩一也聖朝特重史

官宰臣先獲兼授况臣不逮忽竊殊私此臣所感異於常恩二也敢言守直實禀至愚是以凡所歷官必遭飛謗慈母有投杼之惑古人著竊鈇之疑臣獨何人累蒙聖察此臣所感異於常恩三也但夙多羸疾今廹衰齡常恐殊恩未酬朝露溘盡負天愧地不知所云臣其中謝臣又聞西晉山濤之事君每有所知必有密奏晉代謂之山公啓事實若今之牓也意在臣展盡忠之道君擇可採而行使政自上施言無外見但以臣性本庸淺

識又暗劣每有聞見莫辨是非若合陳不陳懼乖耳目之任不合奏妄奏則當塵瀆之辜是積慙惶亟歷星歲竟未能舉一賢以自代興一利以上陳冒寵偷安其罪至重更以臣除官制云爾其竭誠啓沃以廣視聽故臣得以盡其管見塵涜天聽謹别録狀同進以聞無任兢惶戰汗之至

上封事表　李渤

臣渤言臣伏見今月一日赦聞中外僚例應有策略可

濟時者悉許上陳無有所隱臣竊以陛下登極已來擢
自巖野者惟一人而已臣感殊獎不合私身身既不私
豈宜愛死若臣者得死於義則榮於生遠矣以元和九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平賊三術並皆請不捨元濟其
上是感其次是守其下是戰又言感不成不失為守守
不成不失為戰此求廟戰為陛下萬全之謀也其直言
必戰者是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奮不顧身真
陛下義勇之臣也昔漢代先零羌反趙充國守屯田辛

武賢請討襲宣帝兩行之雖各成本功豈如陛下雄邁獨斷竟斬滅兇虜則微臣前者上言為國之道也今掃清淮西是陛下之聖也社稷之福也臣獨不勝懇款願朝廷增脩德政以享外寧之功輙復自忘幽朴遠獻芻言冀以塵露少裨海嶽竊以陛下天縱生知又嗜學不倦故臣敢依托經史敷陳下情特乞聖慈容其迂繁曲賜終覽則踈退小臣死骨不朽矣臣某中謝臣昔負薪偷暇讀書至周禮見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即楚

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書敘又云三墳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然則三五之君君之至者矣臣曾學易見三皇之道加之以書見五帝之德加之以詩禮見三王之仁加之以春秋見五霸之義尋戰國策極於隋史見沿代得失參以百家統以九流又遺其繁華摭其精實收視黜聽順其所自故遊涉中理也髣髴三皇之化自冥於天天法道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易稱先天而天不違又云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

是三皇在上至朴未散天下大同無思無為逍遥而已五帝之教自宜於地則天者其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也五帝在上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百姓不知其德至矣三王之政自宜於仁仁效地者不識不知無思不服本以六德六行文以五禮六樂孔子曰以仁治人又曰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是也三王在上上仁下義仁義相感天下太和故行葦天保

之詩作成康襲政刑措四十年至于五覇力義統盟功過糅駁傷壞王猷秦政賊褭周法剗去井田殘蝕六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故二世(唐諱)而亡漢髙帝寬仁大度與人同利任能使善聽納竟甸萬國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彼蕭曹輩生於秦長於秦習於秦惑於秦不盡刷秦惡特見制度與夫三代聯輝此其末至也然皆根於忠朴與清静其世(唐諱一作上疑)代長久者亦在此文帝躬約素德罷構露臺却千里馬熙然與刑措無

異貫誼尚以為皇號甚美論德不稱豈非兼以造程裁範未抵大中歟景武昭宣亦各有美皆以樂賢從諫風流無窮元成哀平過有輕重皆以黜賢嬖佞稔釁亡國光武皇帝躍白水乘舊德賊莽百萬且潰且溺又平赤眉銅馬隴蜀諸寇非項氏等夷其佐命與三傑亦異校其武蹤功次高祖若乃稽古宅周勲臣壽儒學光教化浹洽躬踐治平自牧以謙自勤以勞兢兢若不及過矣無次也明帝孝思敦九族旰食以達幽枉無倖私無矜

色章帝性仁厚行春令徤胎養法賦貧人以苑地和帝
抑符瑞省貢獻有明章餘風皆洛都之令主自殤以下
不足徵也桓靈不道羣醜侵政誅滅賢俊流毒蒸人𠋫
官於朝列肆於内羣盜大起腥聞在上赤帝之祚其亡
也忽焉蜀先主任託孔明有仁人風烈魏文帝席父業
擅妄大言輕議舜禹推末踈本其昏塞劇矣然災眚罷
巳罷劾三公終制省薄亦足稱也此外無他勝略繼以
荒肩鄰豪敵臣奸雄延數代而亡實為幸矣晉武承三

葉權力通一淮海焚怪服讓泥金容劉毅直辭輝光靄然違欽言嶠議使黼衣左袵數百年華風不振者罪朽矣南北分朝質文衎背造邦者挺雄才騁奇算約之以勤儉必有憂吕之功焉殘國者皆淫逸其心猜毒溺私移之以務禽奢奔必有失鮌之敗焉嗣主善惡紊駁三者擬諸二漢亮或逾之美不及者也大槩吳風巧其失也浮虜俗愚其失也鄙滯名不勝質故陳滅於隋昔漢世唐諱祖帝隴蜀吏詔以書貴服其心耻以虛為勝也何

以造以疑島夷索虜相濟得不愧顏於讓畔通樂乎自
隋沒唐祚十一帝頒春饗二百年矣革土垂號亞姬敵
劉但房杜病同蕭曹祖述秦漢憲章周隋使周邵得擅
美於前代者龜玉毀於櫝中矣乃玄宗中興崇敏璟直
敏未達直不深皆輔理名才不宜責以經國也李林甫
元載媚君以佞諛迷君以嗜好引同誅異封其邪志致
逆羯啓釁燎原不滅者非二子而誰異代同懲共汙三
紀遂使朝多忌諱俗尚苟容波驚雲撓蕩動未息易曰

通其變使人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竊聞至德以來天下常思太平君臣之心非不懇切迄于今來未稱者是人倦而不知變雖君儕堯禹臣越伊周詔如尚書典誥日下既不行之行之亦何由得通且久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祚聖唐以變通之數遺陛下順而草之則悠久大歷必自此而更始矣臣觀前代嗣帝功

未有如陛下今日之盛也宜乘今戳淮寇之勢以德制
恒究則恩威兼暢矣恩威兼暢而又加之以捨小過舉
賢才則陛下雖欲讓太平之勲美臣知必不得明矣伏
望廓開聖德以撥亂意自兼劇奏滅政志於炎昊間再
造鴻業與天地惟新馳之於無窮昔舜禹以匹夫宅四
海其烈如彼今聖代以五朝營太平其難如此臣又竊
聞之陛下使工伎必能是不欲其兩傷也如此推而進
之則建皇極致雍熙如指諸掌乎臣疑宰相公卿藴其

略但啟沃之次第未及使陛下翹思文武凝望殷湯主憂臣辱孰不憤歎今陛下蹈道據德安仁存義則三皇五帝三王五覇之美兼矣與人同利從諫如流尚約素斥珍竒則漢髙孝文之美兼矣尊儒學兢兢若不及幽枉必達無倖私無矜色則光武孝明之美兼矣任託不惑容受直言則蜀先主晉武之美兼矣約以髙祖太宗之善訓貫以陛下之明聖總萃前美混論消息融而為至德發而為𤣥化以王道為尺以大中為刀度時之宜

裁酌古今引知蕩宄驅末還本正六官叙九疇舉王制
於月令調兵食崇孝弟敦九族闢諫路顯儒學退文華
黜選舉復俊造定四人省道釋明刑以行令理兵以禦
戎然後經之以禮樂綿之以道德推誠信以化之播風
雅以暢之坐明堂登靈臺休息乎祥氣之間陛下襲羲
軒於上公卿僑稷契於中黎元懽鼓腹於下挹甘露漱
醴泉禽畜四靈不為難矣臣愚寡聞不識遠大伏望下
宰相公卿大夫議之如瞽言可採伏乞搜巖封野博引

海内巨儒耆徳𤣥識明斷之士大開學舘與朝賢條講令其稽古應時據經更俗仍使切磋周洽復出精義重作制度使合乎宣父繼周之旨夫正氣振彼豕家鼠冠戎狄裔夷若槁葉迎霜輕氷涉暑瞥然已去闃然已亡固不足塵於聖慮矣今臣謹竭管見獻五事如後是非疏密懸在天鑒蕞爾昏塞何能自分若乃沿草次第時政所切伏計宰輔必已詳奏亦不敢更言臣今幸生聖代又曾謬處諫垣逢中興將啟之期知太平必成之術

實懼不言為罪也狂瞽黴臣不勝感恩中憤之過謹勒

祗承人其奉表披露丹懇以聞臣㴋誠惶誠恐

獻事表憲宗　　元稹元和元年

臣稹言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集作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唐書作得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决事於深

宮之中羣臣莫得參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擇（唐書作揀）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以直言（集作直言以）徼利可也由是天下之賢與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

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喜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幸（集作事）之可也由是進見之者隅（集作草）而不納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事

情集作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在任集作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耳此而不亂其可得乎哉集作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持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魯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三四四三集作年而天下大理豈

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安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切集作功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己之事微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為後嗣者豈集作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二字唐書作陵文皇之天下乎累聖傳序於今垂二百年

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和平况陛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即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縣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清集作消發承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陂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弟脩廢學建義倉莫不曲被殊私覃於集作于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而能明然而臣竊復孜孜蚩蚩集作咄咄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即位以來既

周歲矣百辟卿士至于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燭（集作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為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况於疏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為

虛器謂拾遺補闕為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言出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召見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揚不及俄頃之間議天下之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安得集作暇陳理亂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者集作見言簿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致齒牙間臣竊惟陛下以受集作景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

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荐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集作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某者稟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當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司思萬恒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恒品矣輙將集作貢冒昧殊死件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唐書作正邦本二曰任唐書作封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

之災集無此二字　四曰嫁諸唐書作宗女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聽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姦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絶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蹶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納集作用　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無任懇悃奮激効節愛時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奏表并事件以聞臣稹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罪死罪死謹

言

論諫職表 憲宗

臣某言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集作之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為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

有典常文皇猶以為視聽未廣也因許集作命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一作員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歡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争臣矣近之司諫争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集作纍纍而已且臣聞之

諫臣官集作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官集作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臣集作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廻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奏集作一封奏執集作一見而私欲收絲綸之詔廻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

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叅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無立集作立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稍問集作閑理道又不宜集作當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温顔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集作可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

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集作以字甘心也無任懇欵發憤守集作効職忘軀之至謹詣上東閤門奉表以聞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雜諫論一　雜諫論表凡三卷英華所編失年代次序今正之

諫山陵制度過厚表一首

論封建表一首

論左右丞湏得其人表一首

諫詰難公卿表一首

論太子初立請尊賢學表一首

論攝養表一首

諫五品已上妻犯姦不沒官表二首

請宫中眼花浪見不得輙奏表一首

諫東宫物少於魏府長表一首

諫欲觀起居紀録表一首

諫山陵制度過厚表太宗　虞世南貞觀九年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髙墳厚隴珍物畢備此

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

氏之法人君之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歴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樹無封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銀一作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

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至玉柙金縷骸骨並盡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戚戚（一作尤戚）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非（一作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

見高墳大塚（一作墓）豈謂無金玉也（一作即）臣之愚計以為漢之（一作文）灞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庶（一作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一作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灞陵今為墳隴又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

今為長久之慮臣之心亦唯願萬歲之後神通常安陛下之孝名揚於無窮耳

論封建表太宗　　顔師古

臣師古言臣伏聞前年親發聖慮將降明勑博問卿士議欲封建斯誠天機獨悟妙策深遠既合事宜實惟治要然而議者不一各執異端或欲追法殷周遠尊上古天下之地盡為封國庶姓羣官皆錫茅社或云承弊之後人稀土曠封建之事並未可行不臻至理兩失其中

何者今古異俗文質不同不可空採虚名以乖實効若即廢罷州縣分為列國無功而受封爵庶姓而專臣吏非直於理不合亦自制度難成至於盤石之基實資藩屏皇枝帝子維城是寄伏以漢祖撥亂懲艾前失大啟九國雜行霸道規模弘遠歴祚延長近代澆浮不樹宗子雖有王侯之號了(一作而)無藩輔之實故易為傾動顛而不扶前哲往賢論之已備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如量於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户邑强弱相濟畫野分疆不

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陛下然後命分諸子各就封之為置官僚皆一省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世永久則狂狡絶暴慢之心本朝無怵惕之慮臣輒獻愚管伏聽採擇塵黷非宜退增戰懼惶恐謹言

論左右丞須得其人表　　劉　洎（貞觀十一年時為治書侍御史）

臣其言臣聞尚書萬機實為政本伏尋此選授受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郎曹舊唐書本傳作曹郎上應列宿茍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勑稽停文案壅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廻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為唐書作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勲親在位

品貞觀政要作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强先懼囂謗所以郎中抑政要作與奪唯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唐書作得斷決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歲唐書作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縫且選賢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

時宜當致之以閒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宿弊且宜精簡四員致要作尚書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恪唐書作畧政要作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稽滯而已二字唐書作哉

此篇六百九十六卷疏門重出今已削去

諫詰難公卿表太宗　　前　人

臣某言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文粹作若乃課舊唐書作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

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顔凝旒（後篇作神）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文粹作聰）縱天辯飾辭以析（唐書作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政要并後篇作黻）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會要後篇作云）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文粹作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文粹作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

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文粹作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玆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若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説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玆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後篇作宏機)淡焉怡目(唐書作自怡後篇作恬想)固萬壽於南山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矣(文粹後篇作皇恩斯畢天下幸甚)

此篇六百七十五卷書門重出今已削去

論太子初立請尊賢學表（後篇作請太子尊賢重道書）

前人

臣某言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後篇作禮）之尊申下交之（後篇有明字）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傍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為鴻基（後篇作業）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未嘗識憂懼無由曉風俗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

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奬夫宗彼千籥聽兹謡頌何以辨章庶績甄敷彛倫歴考賢聖咸資琢玉是故周儲上哲師望奭而加裕漢嗣政要作兩深仁引園綺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乎始合要作苟不勤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是以華夷仰德翔沛希風矣然則寢門視後篇作問膳已表於三朝藝

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則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

月易往惰業興譏後篇作志業難成取適宴安言唐書後篇作方從此

始臣以愚短幸忝侍從恩廣離明輕願聞徹不敢曲陳

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膺圖登庸歷試多

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序

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

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

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

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紆唐書作綜實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字於仙札則霽唐書作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政要作首冠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會要作好古如此而令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後篇作通衆藝唐書作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唐書作聽俯詢凡職聽後篇作視朝之隙引見羣儒會要并後篇作官降以温顔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行唐書作好後篇作為如

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後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惟（政要作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唐書作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其所未聞日見其所未見副德逾（後篇作愈）光羣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遍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內助防微慎遠之慮固非羣臣所測暨乎徵簡人物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周

未延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將謂
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
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别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
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蹔還東宮
朝謁（政要作拜）既疏且（政要作但）事欣仰規諫之道故所未暇陛
下不可以親教宮寀無因（唐書作由）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
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
義則離（唐書作儲）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

子温良恭儉聰明睿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浅識勤
勤思効愚衷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云云

此篇六百七十七卷重出今已削去

論攝養表 太宗 岑文本

臣某言臣聞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是以
物無大小咸愛其命人無貴賤咸惜其生故聖人弘全
身之道而能免於憂患賢者著養生之術而能終其壽
考嵇康有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

百年而皆不精故罕能得之又云夫為稼於湯代偏有一溉之功雖同焦爛必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不可誣矣誠哉斯言實為篤論但養生之術固非一途詳求至理語其大略莫若順陰陽之序節寒温之中何則人資陰陽以育俟寒温以成雖禀於五常而連類於萬物在春夏也萬物因而生長人亦宜徵受温暖以豐其肌膚在秋冬也萬物因而收成人亦宜徵受寒凉以堅其筋骨是以貧賤之人皆順其性而疾病者少富貴之人

多違其真而疾病者多是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不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日月四時之順不可失也仲長統曰百年者人之常壽之上者也順四時節飲食適衣服遠聲色避災患者躋上壽之常道至於吐故納新熊經鴟顧此乃山林之術非廟堂所行養生之要唯斯而已竊惟帝王之位尊貴斯極夏則複殿清暑長廡生寒金罍浮蟻無赫曦之色玉饌含氷有淒涼之氣冬則温室墐戸曲房掩軒前盈獸炭輕扇可

以在握躬御狐白徹汗可以沾襟斯皆陰陽交易寒温過度雖適一時之性實乖四序之宜故荀卿曰喜怒哀樂好惡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温盈虛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氣也寢興動静屈伸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是知攝生之道必在得宜况陛下憂勤之心勞於内豈可使冬夏之節候虧於外哉伏願降日月之明覽聖賢之旨順陰陽之序節寒温之中則南山之壽更增於億年北極之尊永固於萬國云云

諫五品以上妻犯姦不沒官表 太宗

褚遂良

臣遂良言臣聞大聖文明必垂憲法使聽之者知善聞之者自新謂之中刑而終久無弊糠粃古昔而樹之風聲冠蓋百王光玆至道伏惟陛下心記五車坐談千卷斷決機務必先至理臣昨日伏見勑門下五品巳上官人妻及女等有犯罪者並沒為官婢夫犯惡逆始用此刑不然歷代雜刑曾無此準聖主可以理干臣乞以一

理敢煩天聽夫禁穢防姦既張羅網生民干犯必有其事今忽有三公六尚書等官當重寄或有子數人半居文武而此三公六尚書之婦忽犯姦淫披猖衢路沒為官婢其夫既耻其子亦愧更何顏以在列亦無面以當官合門耻辱一時俱弃至於九卿之室十二衛將軍之妻沒為官婢夫豈不愧雖有文武之榦珪璋之質朝廷之所嗤笑儕流之所指點自貽伊戚理須屏跡臣恐失諸人倫其從此起是以古者存其大體而略其細微掩

其家室而用其才能若没其女亦為狠狽厥父與兄胡顔自處乞陛下審教化之本詳刑罰之要臣甘從鼎鑊更請一言忽若郡王近親縣主容屬有如此者若為處置若没為官婢則非復國章若不為僭則同罪異罰臣詳案前載衆驗當今輕敢思量實為不可臣荷陛下殊恩擢居近侍披跡庸流位班四品官高祿厚於臣顧足俛仰而無僭過從容而恱聖顔所以敢犯雷電獻心帷扆者夙奉深恩願罄微節昔臣有慕汲黯而顧其后為

堯舜守茲愚誠欲崇主德雖則畏懼必冀陳聞伏願天明一垂矜察陛下必以為此事難容理須懲肅可更付近臣詳議增加其罪臣未敢出勑手執踟躕敢冐宸嚴伏待罪憲

第二表　　前人

臣遂良言昔人輸寫至誠必通幽顯是以落日廻光飛泉上出臣丹心不著空祈聽覽擢臣之髮不足雠僭臣今月五日詣虔化門進封表論五品以上官人妻及女

等有犯罪者沒為官婢既未達旨下情惶懼臣又再三思量實為不可唯有身犯叛逆天下不容妻女等始合配沒自玆以往曾無比例若犯姦罪身即沒官不敬舅姑則依常律自非中刑不可為教至於一婦沒官其夫及子同宗合門有大羞辱見在朝者皆不可用郡王近親縣主容戚或有如此事並具前表夫帝王作典謂之利用恐其罪而化之不因其罪而利之不驚人心不興物議教民以善不為異罰則三皇以來二百餘帝禁止

姦穢皆無此法至於明聖獨用此刑既乖古昔終壓德義然則刑為政教之用政為宗稷之本若再三如此天下依行臣恐政道因茲漸就流壞是以不避嚴誅更敢一請若即班行四方談議臣緘口不言罪合萬死軌以陳聞伏候刑憲謹言

請宮中眼花浪見不得輙奏表

前人

臣遂良言昔者聖人之於鬼神也聞之而不獨信知之

而不專恃是以顓頊依於鬼神制之以正不懼驚異增脩仁德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伏惟陛下氣蓋區中威移海外擁百萬之陣傾九夷之纇自書史所載未之前聞夫人歡樂則意氣高悲哀則膽力少自不可信玆訛惑轉移常操而宮中嬪列謂之婦人恇弱周章眼花浪見更相恐懼動一驚百雖有孟賁壯志孔翟精誠終不免聽之心疑聞之意動變異之來具諸前志自須制之以貞正厲之以安靜謂之為吉則變謂之為祥則嘉如臣

愚見宜勅宫中眼花不浪見不得報告傍人更相恐動亦不得專輙奏聞如此而不安然臣受死罪謹録前載所見皆為吉慶具别狀以聞

諫東宫物少於魏府長表通鑑在貞觀十六年政要作十三年非

前人

臣遂良言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睿極其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

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一句一作不能明立定分）則倖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容分（舊唐書作宮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邃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為世作法一日萬機未盡其美（唐書作武未盡美）臣職在諫諍無容靜嘿伏見東宮料物歲得四萬段付市貨賣凡直一萬一千貫魏府別州封及廩物一年凡直一萬六千貫此便儲后俸料翻少於諸藩（唐書作魏王）朝野聞見以為非是（唐書

作不以為是陛下往年行幸自洛陽還太子於闕首獻食家令無物可用遂内出綾綵貨充鼎實預是宫臣誰不聞見陛下必以為魏府支用見不足人多費廣此理可通然則至於儲君更宜增益臣謹按文帝披輿地圖等儲君户口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明徳馬后為言亦不偏得此方防其嗜慾節其驕恣伏願陛下頗擇漢世弘湯無偏儲君之用徵附古者然晋王陛下親自撫養至於成立上聖深慈偏所鍾愛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忠孝恭儉義方之謂國家於東宮略同魏府即日所覲未有殊别語其將來不可不慮若多其室宇唯欲崇髙賜以金貝使其盈積家人多於餘國良馬超於列藩王成童之年已得如此長世以後嗜慾方生歲增則欣喜微减則失意財多則濫罕有克全寵禄過驕安能自制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治宫室複道彌望財巨萬計入警出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放敗輔以

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伏願陛下四字唐書作且魏王既新出閤恒存禮制政要作訓唐書作則言提其耳且示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愛子豈慮不足微臣庸暗不知大體所有管見願悉言之特願天明曲垂省覽即日諸王僚佐皆選上才或鉢職有餘識見猶闕莫不誘王財賄偏曲聞奏他王皆不得我王獨得之以此自矜以玆為美即日僚佐率多如此愚臣所見特謂不然傳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則衆人萬語不及陛下一言能成就保全唯在

陛下留意子弟置嚴師傅諸王之國帝弟歸藩何嘗不
德音懇切示其成敗此皆皇唐美制以為稱首諸王尊
奉則無僭失然則芻蕘之説更有可觀愚臣千慮或一
可採伏願陛下廣加教諭他王皆求請有一王獨足陛
下則崇賞之他王皆戲有一王獨愛學陛下則崇賞之
他王好獵有一王獨不遊陛下則崇賞之他王皆營作
有一王獨静處陛下則崇賞之上好之則下為之上賞
之則下趨之雕琢諸王皆成退素如斯陷敗臣所不聞

薰風所扇日馳千里既教唐書作敎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奬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臣以不才叨居諫職甘從鼎鑊輕敢以聞煩讟之懲伏增戰懼

諫欲觀起居紀録表太宗貞觀中　朱子奢

臣子奢言今月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紀録書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愚以為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

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於曾玄已後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未必省躬罪己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嚴臣下卑賤有一於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朱雲廷折董狐無隱排霜觸電無顧死亡唯應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以聞乎所以前代不觀盖為此也其或有未允謹以奏聞伏待刑憲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三